



当前,我国制定了相关政策,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这是顺势而为的好事。但是,也必须看到,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古村落被推倒,古老的文化遗存也随之消失。中华古老的农耕文明记忆一点点遗失,这实在太可惜了。中国推动城镇化发展不可逆转,但在建设发展的同时,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遗存,值得人们关注。

原始古老的村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先民们和谐地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抵御自然灾害和获取生活食物。先民们择水而居,筑寨而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先民古老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这

是中国古老社会形态的缩影,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系。

以江南水乡古村落的发展为例。江南,河道如织,石桥纵横,呈现出典型的水乡景致。世世代代的居民住着传统建筑,或粉墙黛瓦,或高墙深院,或雕梁画栋,形成独具江南特色的亮丽风景。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农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发达的农耕经济,让原始的古村落又催生派分出集镇,工商业萌生并蓬勃发展。在传统古村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朴素的人文理念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文人雅士的直接参与,江南大地孕育出一种“士大夫文化”,而士、工、农、商各界的彼此互补、融合,更是构建起具有特色的江南乡土文化。江南

城镇化建设与古村落保护

钱汉东

水乡古村落大多蕴涵书卷气,富有文化气质。如果,当年在城市化过程中,这些文人建筑、私家宅园遭到破坏的话,那今人何从领略江南独具特色的文人建筑和诗情画意的园林文化的魅力呢?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各项水利移民、生态移民、工程项目移民的过程中,一些古村落“不可避免地解体或遭到破坏”。2000年时,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10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10年内减少90万个自然村,其中不乏见证历史创造、文化景观、农耕时代的乡土建筑。

多年来,我奔走于田野乡村,亲眼目睹了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量转移之后,一些

村落从“空巢”到“弃巢”的荒凉景象。就连水资源一向充沛的江南水乡,或因自然淤塞,或因人为了填埋,或因污染破坏,一些地区的水竟然无法饮用,被迫饮用矿泉水,实在让人痛心!

在当今“重经济轻文化、重开发轻遗产、重建设轻保护”的情况下,“建设性破坏”遗产事件时有发生。在新城镇开发、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古民居、古街道等未能得到妥善保护。随着古村落中那些古老的宗祠、村街、戏台、水井等有形遗产的消失,一些古村名、古镇名、古街名也淡出人们的记忆,其所附带的历史文化信息逐渐消失,有的地名仅存于历代文章典

籍之中。传统村落正在瓦解,迫切需要我们施以援手。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打工潮持续了几十年,如今,50岁以下的男性村民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讲述他们的村落和宗族的故事了。故事里的主人,除了自然老去的外,在城镇化过程中,也将一批批随子女进城养老,从而永远地离开故事的发生地。这是一种不易被觉察的、隐形消亡的文化遗产。人文学者冯骥才说得对,“如果一个民族农村的文化没有了,那么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就基本上没有了。近些年,中国古村落迅速大量消失。在当前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古村落、保护古村落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积淀,显得刻不容缓”。

值得欣慰的是,对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古村落的保护,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12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共646个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对经评审认定具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分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纠正无序和盲目建设,禁止大拆大建”。这实在是明智之举,但还要加强监管,加大保护力度。

古村落,是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尊重、保护前人留下的优秀遗产,即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一份集体记忆,也是保存中华农耕文明之根。没有了根,文化的传承就断了血脉!

“高人”之死

凌河



已晚谭

说起来,这总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清明前夕,“深受香港艺人欢迎”的著名风水师郑国强不幸了。郑国强是怎样“不幸”的呢?原来竟是被“活埋”的——3月30日,郑大师冒雨到广东肇庆的长乐园替客人看风水,突遇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身处山坡的郑大师躲避不及,遭山泥活埋,就这样“不幸”了。

一个人的“不幸”,总是可悲的,更何况又是这样一个“高人”呢?当然也有人叹息,说郑大师不是深谙风水,一眼就可以勘破玄机么?他怎么没看出来这地方“风水”不佳,这时辰这道太背?一个“风水大师”,结果连自己的命都没有保住,生生地被“活埋”了,这是怎么回事?也有媒体披露,说这长乐园,是郑大师常住之处,不知给多少人指过风水宝地,怎么就成了自己的葬身之处呢?

其实“高人”之死,并不是仅此一例——前些年之时,河北省有个常务副省长叫做丛福奎。丛副省长笃信高人,身边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女“大师”,办事要问,吃饭要问,连安排个会议日程,也要“高人”过目,尤其是丛副省长的出行,每回都要“大师”掐算过时辰,审查过路经。结果怎么样呢?“高人”并没有保住丛副省长,他最终“进去”了,坐着囚车“出行”到了那个地方,最奇怪的,是“高人”连自己也没有保住——这个女“大师”,在丛副省长“进去”没多久,就因为“出行”而遭车祸,一命呜呼啦,那个“惨状”,就不必说了。自然也有人问,这女“高人”精通“出行”,她那天出行之前,就没给自己算一下,没有“看”出血光之灾来?

某地的法院大门前,居然挂着一对“避邪之剑”,这是早已见过报的。为什么要挂这一对剑呢?因为这法院的前三任院长,都“进去”了,所以后任的院长要“避邪”,也是请来一位“高人”,四处看了一下,说有个“解法”,那便是堂堂人民法院门口,要挂两把剑!这对“避邪剑”挂了两三年,法院的“邪”倒似乎是“避”了,后来也没听说第四任的院长出过什么事,大概平安落地了吧,但奇怪的是,那位“高人”却出事了,因为诈骗而“进去”了,终于没有避住他自己“邪”自己的牢狱之灾呵!

“高人”没能保住自己,当然还有一个张悟本。张悟本算得是个“高人”了吧,一句“绿豆能治百病”风靡过天下,几乎要成为农产品价儿飞涨的一大引信呢!然而春节过后,人们竟发现张大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痛苦不堪的样子。“高人”也要住院,而且一病就是几年?原来大师“脑梗”了,都是叫你们“气的”!大师也会“脑梗”,没吃点“绿豆”什么的?不是说“豆到病除”吗?还是张大师说了实话,“谁相信这个”!原来只是“一个团队”设的一个“局”呵,可惜我们不知道,不知道“高人”也要“住院”,更不知道张大师从来不吃“绿豆”!

“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人间若有封侯径。结果怎么样呢?“高人”并没有保住丛副省长,他最终“进去”了,坐着囚车“出行”到了那个地方,最奇怪的,是“高人”连自己也没有保住——这个女“大师”,在丛副省长“进去”没多久,就因为“出行”而遭车祸,一命呜呼啦,那个“惨状”,就不必说了。自然也有人问,这女“高人”精通“出行”,她那天出行之前,就没给自己算一下,没有“看”出血光之灾来?

围观

叶开



流行词手册

昨天刚学到一个英文词 rubberneck,问女儿什么意思。她想了想,不得要领。

我说:这个词的意思是“围观”。

女儿愣了一下,接着我们都爆笑起来。英文 rubberneck 是个复合词, rubber(橡胶)和 neck(脖子),合起来是“橡胶脖子”。这个词实在太生动形象了,越想越觉得好笑。无论谁拥有这样一根橡胶脖子,都可以弹性十足地伸长,高高超过别人的脑袋,看到更多的稀奇古怪、刺激有趣的事情。一旦街头巷尾发生点什么事情,这 rubberneck 的仁叔或大婶围观起来肯定是百发百中,可以称为“围观达人”。

学到这个英文词,我的民族自卑心一下子消去很多。原以为只有中国人才爱围观,才会发生芝麻绿豆小事就有大量围观者。想到英美亦好事者众,心头不禁释然矣。

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城市里,原本几乎空空荡荡的街头,一旦发生什么事情,立即会凭空冒出无数闲人来围观。好像是在一个原始世界,有些动物从地下钻出来,有些从树上倒吊下来,有些从河边奔跑过来——起因无非是只顾奔跑的小白兔一头撞在了大灰狼身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交通警察巨蟒到来之前,围观动物们全都出现了,鼯鼠、狐狸、老虎、猴子、大象、犀牛、斑马、野猪、长颈鹿……这些动物仿佛在参加一个盛大的派对。

晚到的小动物们只能看见大象、犀牛、老虎、斑马们挤得紧紧的肥胖屁股,焦急得十分失望,只能向长颈鹿探听消息。长颈鹿伸着比任何动物都高两倍的长脖子,悠闲地瞧着,不时偷空咬一口枝头上嫩叶,慢慢嚼着。任何动物拥有这么长一根脖子,肯定都是围观第一高手。但吃东西就要小心翼翼,嚼得碎一点了,卡在长脖子里,啄木鸟医生也无计可施。

我在当着精力过剩的乡村少年时,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着这样的好事者。我们年纪小,个子瘦,身手灵活。劣势是矮小,优势是猴猴般灵活,发生什么事,几乎是一转眼我们就占领了周边大多数枝头,成为站在树枝上的长颈鹿,还能替好奇而心急的大婶子们做现场报道。

“围观”是普通民众对消息有一种热烈过头的渴望。在没有新闻的乡村里,人们无聊得甚至会故意制造新闻,让街坊邻里们有机会打发一下漫长而苦闷的光阴。

到了网络时代,“围观”这个词改变了性质。人们对一些不方便表态,但又有强烈的参与意愿的事情,通常采取“围观”的态度,从而有限度地、谨慎地表达对某些事情的关注,或者委婉地表示着不满、抗议。有些事情,一旦围观的人多了,可能就成为一爆炸性消息的传播源头。而负面的“谣言”,也可能会因此传播出来。

对于这样的“谣言”,合理解释、进行疏导,比有意瞒骗、故意封锁的效果要好。

给所有生命一个无障碍通道

李泓冰



余烬录

清明,春和景明,莺飞草长,芳原绿野,野蜂飞舞,一切都透着蓬勃欣悦。祖先诚不我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选择这样一个生命最蓬勃的节气,一边郊游踏青、拔河蹴鞠,一边缅怀逝者、虔心敬祖,不由为先人的慧心莞尔——他们原本是多么豁达自然、通天彻地,多么悟透生命真谛的一群人哦!

用这三天假日,我们奉父母远赴皖南踏青,吸氧已久的眼睛、鼻子、咽喉,均饱享了清福。看油菜花田野里哗啦啦喧嚣着怒放,深深浅浅的绿色鲜亮亮漫上山头溪边。朋友都说,你胆子太肥了!老爸八十八,老妈八十六,均害足疾,举步维艰,行动离不开轮椅,还有七十六岁的婆婆,三位高寿老人,万一有啥不舒服,外面的医疗是否能随时随应……

然而,后来的一切,都印证了这个决定的英明。老人们在鲜亮的春天里,生命焕发出令人感动的奕奕神采。老妈和婆婆在满树婆娑的梨花前相拥留影,笑得不管不顾,像七八岁的孩子;久矣不愿向人多说一句话的老爸,在岩寺新四军军部旧址唱起了老首长陈毅作词的新四军军歌,“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当然,也确实有一些不便。从来没有像此次出行这样,发现在景区或各种建筑物设置“无障碍通道”的重要。经常要先有人探一下路,想去的景点是否能通行轮椅,有时便不得不废然而返。在有意瞒骗、故意封锁的效果要好。

轮椅,吓得他们不轻。有的楼里没有轮椅通道,只得咬牙连轮椅带老人一起抬行……

这不免使我想起曾有自海外归来省亲的友人,独自携儿带女,女儿七八岁,儿子尚在襁褓。我惊叹她的能干,她却喟叹,如此出行多次,在欧美甚至香港,都不觉得艰难,但在家乡却诸多不易,原因就是很多地方“无障碍通道”的缺失,她不得不把婴儿车上下搬动,满头大汗。当她向某处管理人员抱怨时,人家甩出一句话:“孩子这么小,不在家好好呆着,瞎跑什么!”

其实,这是一种固化的、习见的思维模式。太小或者太老,就该安分地守在家里,外面是危机四伏的,不方便、有障碍是正常的。那么,还有更多的残疾人呢?难道就该一辈子受到禁锢?

生命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方式,都值得尊重。生而平等,善待病弱,这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足够文明,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所谓精英人士,而是看它对待弱者的态度。这态度在硬件方面,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无障碍通道之有无。

而我们自己对待生命的观念,也体现着文明的深浅。生命的价值,不仅仅在于长度,更在于质量。当我们偶尔惊羡某些海外奇闻,诸如九旬老人玩跳伞、八旬老人敢冲浪之类,是否回过头来,仍对长久因为病痛衰弱而禁足家中的老人安之若素呢?和国际接轨,不仅仅是经济层面,也有文明层面的接轨。

社会是我们自己的影子,给生命一个无障碍通道,就从足下开始,从自己、从身边举步吧。让每一个生命,都有鲜亮亮怒放的机会。